

刑政總類

皇朝

四十二

力

庫文官政太		
一	三	和
三	二	書
〇	八	門
冊	函	號

庫文閣內		
七	三	和
九	一	書
函	八	類
二	〇	
一	二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1802
冊數	130 (22)	
函號	179	151

改共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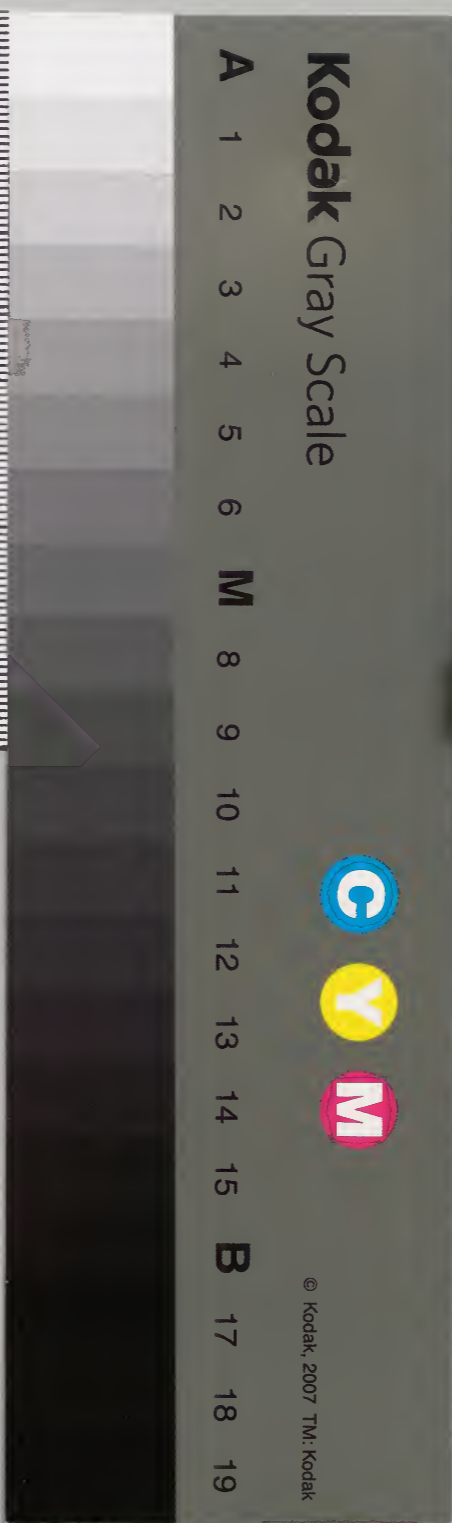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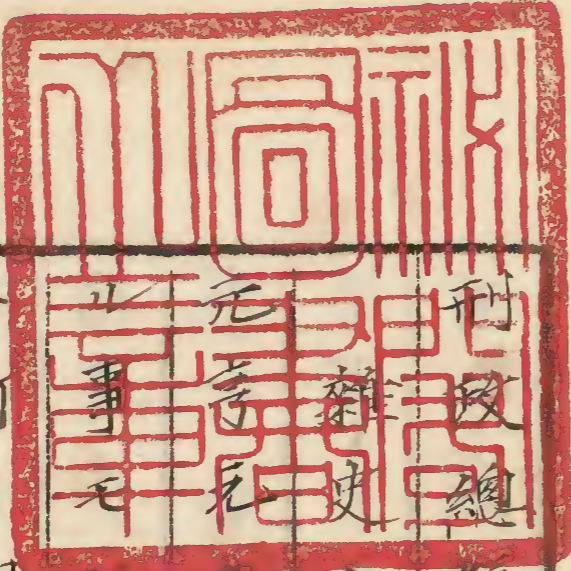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of text,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very faint. The table has a header section at the top and several rows of data below.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re are horizontal lines separating the header from the data rows.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possib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ded text.



刑政總類卷之四十六

之類 太平記所載自元亨至貞治

元亨元年 太平記 訟人出來時若下情上二達セサ
ヤアヲシトテ記録所へ出御成テ直

二訥ヲ聞召明メ理非ヲ決斷セテレシカハ

虞芮ノ訥忽ニ停テ刑鞭モ朽ハテ諫鼓モ擊

人無クシ誠ニ理世安民ノ政若機巧ニ付テ

是ヲ見ハ命世亞聖ノオトモ稱シツハレ惟

恨ヲクハ齊桓霸ヲ行楚人弓ヲ遺レニ敵慮

少キ似タル丁ヲ是則所以草創雖并一天守
文不越三載也

太平記首卷山
門末賢法印記

元德二年五月二條中將為明卿ハ指タル嫌
疑人ニテハ無シカトモ敵慮ノ趣ヲ尋尚シ
為ニ召捕レテ齋藤某ニ是ヲ預ラル五人ノ
僧達ノ事ハ元來關東へ召下ノ沙汰有ヘキ
事十レハ六波羅ニテ尋窮ニ及ハス為明卿
ノ事ニ於テハ先京都ニテ尋沙汰有テ白狀
有ハ關東へ註進スヘシトテ檢斷ニ仰テ已

ニ噉問沙汰ニ及ントス六波羅ノ北ノ坪ニ
炭ヲオコス丁鑊湯爐壇ノ如ニメ其上ニ青
竹ヲ破リテ敷並少障ヲアケ、レハ猛火矣
ヲ吐テ烈々タリ朝夕雜色左右ニ立雙テ兩
方ノ手ヲ引張テ其上ヲ歩セ奉ラント支度
シタル有様ハ只四重五逐ノ罪人ノ焦熱大
焦墊ノ炭ニ身ヲ焦シ牛頭馬頭呵責ニ逢テ
シモ角社有メト覺テ見ニモ肝ハ消スヘシ
為明卿是ヲ見給テ硯ヤアルト尋ケレハ白

狀ノ為カトテ硯ニ料紙ヲ取添テ奉ケレハ
白狀ニテハアラテ一首ノ歌ヲノ書レケル
思キヤ我敷嶋ノ道十ヲテ浮世ノ事ヲ向
ルヘシトハ常葉駿河守此歌ヲ見テ感歎
肝ニ銘シケレハ泪ヲ流メ理ニ伏ス東使兩
人モ是ヲ讀テ諸共ニ袖ヲ浸シケレハ為明
ハ水次責ヲ遁テ咎ナキ人ニ成ニケリ詩歌
ハ朝廷ノ翫處弓馬ハ武家ノ嗜道ナレハ其
慣未必シモ六義敷奇ノ道ニ携ラ子トモ物

類相感スル一皆自然ナレハ此歌一首ノ感
ニ依テ嗷問ノ責ヲ止ケル東夷ノ心中コソ
ヤサシケレカヲモ入スシテ天地ヲ動シ目
ニミヘ又鬼神ヲモ哀ト思ハセ男女ノ中ヲ
モ和ケ猛武士必ヲモ慰ルハ歌也ト紀貫之
カ古今ノ序ニ書タリシモ理也ト覺タリ
六月廿四日鎌倉ニフソ著ニケル圓觀上
人ヲハ佐々越前守文觀僧正ハ佐々遠江守
忠四僧正ヲハ足利讚岐守ニソ預ラル兩使

歸叅シテ彼僧達ノ本尊ノ形爐壇ノ様畫圖
ニ寫シテ註進ス俗人見テ知ルヘキナラ
子ハ佐々目頼禪僧正ヲ請シ奉テ是ヲ被見
シニ子細ナキ調伏ノ法也ト申サレケレハ
去ハ此僧達ヲ噉問セヨトテ侍所ニ渡シテ
水火ノ責ヲソ致ケリ文觀房暫カ程ハイカ
ニ尚レケレ氏落給サリケルカ水問重ケレ
ハ身モ疲心モ弱ナリケルニヤ勅定ニ依テ
調伏ノ法行タリシ条子細ナシト白狀ス其

後忠圓房ヲ噉問セントス此僧正天性臆病
人ニテ未責先ニ主上山門ヲ御語アリシ事
大塔宮御振舞俊基隱謀ナント有モアラヌ
事マテ殘所十ク白狀一卷ニ載ラレタリ此
上ハ何ノ疑カ有ヘキナレ共同罪ノ人ナレ
ハ閣ヘキニ非ス圓觀上人ヲモ明日尚奉ヘ
キト評定アリケル其夜相摸入道夢ニ比叡
山東坂下ヨリ椽共ニ三千群衆テ此上人ヲ
守護シ奉體ニテ並居タリト見給フ夢ノ告

只事十ヲスト思ハレケレハ未明ニ預人ノ
許へ使者ヲ遣シ上人傲問ノ事暫啗へシト
被下知處ニ預人適テ相摸入道ノ方ニ来テ
申ケルハ上人傲問ノ事此曉既其沙汰ヲ致
候ハシ為ニ上人ノ御方へ祭テ候へハ燭ヲ
挑テ觀法定坐セラレテ候其御影後ノ障子
ニ移テ不動明王ノ貌ニ見サセ給ツル間驚
存シテ先事ノ子細ヲ申入シ為ニ祭テ候也
トソ申ケル夢想ト云示現ト云只人ニ非ス

トテ傲問沙汰ヲ止ラレケリ同七月十三日
三人ノ僧達遠流ノ在所定テ文觀僧正ヲハ
硫黄カ嶋忠円僧正ヲハ越後國へ流サレ円
觀上人計ヲハ遠流一等ヲ宥テ結城上野入
道ニ預ラレケレハ奥州へ具足シ奉リ長途
旅ニサスラヒ給フ在遷遠流ト云又計也遠
蠻外ニ遷サレサセ給へハ是モ只同旅程思
ニテ肇法師カ刑戮ノ中ニ苦ミ一行阿闍梨
ノ火羅國ニ流サレシ水宿山行ノ悲モ角ヤ

ト思知レタリ名取川ヲ過サセ給フトテ上
人一首ノ歌ヲ讀給フ陸奥ノウキ名取川
流來テ沈ヤハテニ瀬々ノ埋木
俊基朝臣ハ殊更謀叛張本ナレハ遠國ニ流
スマテモ有ヘカラス近日ニ鎌倉中ニテ斬
奉ヘシトソ被定ケル此人多年所願有テ法
華經ヲ六百部自讀誦シ奉ルカ今二百部殘
ケルヲ六百部ニ滿程命ヲ被相待候テ其後
免モ角モ被成候ヘト頻リニ所望有ケレハ

ケニモツレ程ノ大願ヲ果サセ奉ラサラン
モ罪也トテ今二百部終程僅日數ヲ待暮ス
命ノ程ヲ哀ナレ此朝臣多年召仕ケル昔侍
ニ後藤左衛門尉助光ト云者アリ中略忍テ鎌
倉ヘ下ケル今日明日ノ程ト聞レカハ今
ハ早斬レモヤレ給ツラント行逢人ニ事ノ
由ヲ問々程十ク鎌倉ニ著ニケレ俊基ヲハ
スル傍ニ宿ヲカリテ何ナル使モカト事ノ
子細ヲ申入ント伺ケレ氏不叶シテ日ヲ過

ケル處ニ今日コソ京都ヨリノ召入ハ斬レ
給ヘキナレバ十哀ヤナント沙汰シケレハ
助光コハ如何カセント肝ヲ済シ此彼ニ立
テ見聞シケレハ俊基ハニ張輿ニ乗ラレテ
糞坂へ出給フ爰ニテ工藤ニ郎在衛門尉請
取テ葛原眾ニ大幕引テ敷皮ノ上ニ坐シ給
ヘリ是ヲ見ケル助光カ心中譬テ云ハシ方
モナレ目ケレ足モナレテ絶入討ニ有ケレ
氏泣々工藤カ前ニ進出テ是ハ右少守殿ノ

伺候者ニテ候カ最後ノ様見奉リ候ハシ為
ニ遙々ト叅候可然ハ御免ヲ蒙テ御前ニ叅
北方ノ御文ヲモ見参ニ入候ハシト申モア
ヘス泪ヲハラウト流ケレハ工藤モ見ニ哀
ヲ催サレテ子細候マシ早幕ノ内へ御叅候
ヘトソ許ケル助光幕内ニ入テ御前ニ跪ク
俊基ハ助光ヲモ見テイカニヤト計宣テ臆
テ泪ニ咽ヒ給フ助光北方ノ御文御前ニ差
置タル計ニテ顔ヲモ持アケス泣居タリ良

暫有テ俊基涙ヲ捍拭文ヲ見給ヘハ略中工藤
左衛門幕ノ内ニ入テ餘リニ時移候ト勸レ
ハ俊基疊紙ヲ取出頸回捍拭其紙ヲ推開テ
辭世ノ頌ヲ書給フ 古來一句 無死無生
萬里雲盡 長江水清 筆ヲ閣テ鬢髮ヲ
摩給フ程コソアレ太刀景後ニ光ハ首ハ前
ニ落ケルヲ自抱テ伏給フ是ヲ見奉ル即光
力心中譬云ハニ方モ無泣々死體ヲ葬奉リ
遺骨ヲ首ニ懸形見ノ御文身副テ京ヘソ上

ケル

太平記二卷山門
素賢法印ノ記ト云

笠置城被攻落刻被召捕給ニ人々ノ事去年
ハ歳末ノ計會ニ依テ暫被閣又新玉年立返
レハ公家ノ朝拜武家ノ沙汰始テ後東使工
藤次郎左衛門尉ニ階堂信濃入道行珍二人
上洛ノ可行死罪人々可處流刑國々閩東評
定ノ趣六波羅ニメ被定山門南都諸門跡月
卿雲客諸衛司等ニ至迄依罪輕重禁獄流罪
ニ處スレ共足助次郎重範ヲハ六條河原ニ

引出首ヲ可劊ト被定萬里小路大納言宣房
卿ハ子息藤房季房二人ノ罪科ニ依テ武家
被召捕是モ如召人ニテソ坐シケル齡己七
旬ニ頃テ萬乘聖主ハ遠嶋ニ被遷サセ給ヘ
シト聞ユ二人ノ賢息ハ死罪ニツ行ハレシ
スラント覺テ我身ニサヘ又楚ノ囚人ト成
給ハ只今々テ命存テカ、ル憂事ヲ見聞テ
悲ケレハト一方十ヲ又思ニ長カレト何
思ケシ世中ノ憂ヲミスルハ命十リケリ

源中納言具行卿ヲハ佐々木佐渡判官入道
道譽路次ヲ警固仕テ鎌倉ヘ下レ奉ル道ニ
テ可奉矢ト兼テ定シ事ナレハ近江ノ柏原
ニテ切奉ルヘキ由探使襲来ノイラテケレ
ハ略御輿指寄テ兼奉海道ヨリ西十ル山際
ニ松一村アル下ニ御輿ヲ昇居タレハ敷皮
上ニ居直セ給テ又硯ヲ取寄閑々ト辭世ノ
頌ヲソ被書ケル道遙死生四十二年
山河一草天地洞然六月十九日某ト書

テ筆ヲ抛テ午ヲ又座ヲ直給フトソ見ハシ
田兎六郎左衛門尉後へ廻ルカト思ハハ御
首ハ前ニフ落ニケル 同二十一日殿法印
良忠ヲハ大炊衛門油小路篁十串五郎兵衛
尉秀信召捕テ六波羅へ出タリシカハ越後
守仲時齋藤十郎兵衛ヲ使ニテ被申ケルハ
此比一天ノ君タニモ叶ハセ給ハ又御謀叛
ヲ御身トシト思立給ハシ且ハ無止且ハ
楚忽ニエソ覺テ候へ先帝ヲ奪進ニ為ニ當

所繪圖ナシトマテ持廻レ候ケル条武敵ノ
至重科無雙隱謀企罪責有餘計ノ次第一々
ニノハラレ候へ具ニ関東へ可注進トソ宣
ケル法印返事セラレケルハ普天下無非王
土卒土賓無非王臣誰カ先帝宸襟ヲ歎奉ラ
サラニ人タル者是ヲ喜へキヤ叡慮ニ代テ
玉體ヲ奪奉ニト企事ナシカハ可無止為誅
無道隱謀ヲ企事更非楚忽儀始ヨリ叡慮趣
ヲ存知笠置皇居へ叅内セシ条無子細而ヲ

白地ニ出京ノ蹤ニ城郭無固官軍敗北ノ間
無力本意ヲ失リ其間ニ具行郷相談シテ綸
旨ヲ申下シ諸國ノ兵ニ賦リシ条勿論ナリ
有程ノ事ハ此等ナリトソ返答セラレケル
依之六波羅評定様々ナリケルヲ二階堂信
濃入道進テ申ケルハ彼罪責勿論ノ上ハ無
是非可被誅ケレ氏與黨人ナント尚尋沙汰
有テ重テ関東へ可被申カトコソ存候ヘト
申ケレハ長井右馬助此義尤可然ト申ケレ

ハ面々ノ意見一同セシカハ法印ヲハ五條
京極籌加賀前司ニ預ラル禁籠ニ重テ関東
へソ被注進ケル 平宰相成輔ヲハ河越三
河入道円重具足ニ奉テ是ニ鎌倉ヘト聞シ
力鎌倉迄ニ下シ著奉ラテ相摸早河尻ニテ
奉失 侍從中納言公明卿別當實世卿二人
ヲハ赦免ノ由ニテ有シカトモ猶心工ルシ
ヤ無ケシ波多野上野々宣通佐々木三郎左
衛門尉ニ被 尹大納言師賢卿ヲハ下總國

へ流メ千葉人ニ被預此人志學年昔ヨリ和
漢才ヲ事トメ榮辱中ニ心ヲ止メ不給シカ
ハ今遠流ノ刑ニ逢ル下露計モ心ニ懸テ思
ハレヌ盛唐詩人杜少陵天寶末亂ニ逢テ路
經艷預雙蓬髮天落滄浪一釣舟ト天涯ノ恨
ヲ吟シ盡シ吾朝歌仙小野篁ハ隱岐國へ被
流テ海原ヤ八十嶋カケテ漕出ヌト釣スル
海士ニ言傳テ旅泊思ヲ詠セラル、是皆時
ノ難易ヲ知テ可嘆ヲ不嘆運ノ窮達ヲ見テ

有悲ヲ不悲況ヤ主憂則臣辱ラル主辱則臣
死トイヘリ縱骨ヲ醢ニセラレ身ヲ車裂
セラル共可傷道ニ非ストテ少モ不悲給
東宮大進秀房ヲハ常陸國へ流メ長沼駿河
守ニ預ラル中納言藤房ヲハ同國ニ流メ
小田民部太輔ニノ預ラル三月八日一宮
中務卿親王ヲハ佐々木大夫判官時信ヲ路
次ノ御警固ニテ土佐ノ畑へ流奉ル同日
妙法院ニ品親王ヲモ長井左近大夫將監高

廣ヲ御警固ニテ讚岐國へ流奉ル
先皇ヲハ任兼久例隱岐國へ流可進ニ定リ
ケリ臣トシテ君ヲ無奉ル事聞東モサスカ
恐有トヤ思ケン此為ニ後伏見院第一ノ御
子ヲ御位ニ即奉テ先帝御遷幸ノ宣旨ヲ可
被成トソ計申ケル於天下事今ハ重祚ノ御
望可有ニモ非サレハ遷幸以前ニ先帝ヲハ
法皇ニ可奉成トテ香染ノ御衣ヲ武家ヨリ
調進シタリケレ氏御法體ノ御事ハ暫有マ

シキ由ヲ被仰テ袞龍ノ御衣脱セ給ス
レハ三月七日午葉今貞胤小山五郎左衛門
佐々木佐渡判官入道道譽五百騎ニテ路次
ヲ警固仕テ先帝ヲ隱岐國へ遷奉供奉ノ人
トテハ一條頭大夫行房六條少將忠顯御人
借ハ三位殿御局計也其外ハ皆甲冑ヲ鎧テ
弓箭ヲ帶セル武士共前後左右ニ打圍奉テ
七條ヲ西へ東洞院ヲ下へ御車ヲ輾レハ京
中貴賤男女小路ニ立雙テ正キ一天ノ主ヲ

下トシテ流シ奉ル事淺猿サヨ武家ノ運命
今二盡ナニト所憚ナク云聲巷ニ滿テ只赤
子ノ母ヲ如慕泣悲ケレハ聞ニ哀ヲ催シテ
警固ノ武士モ諸共ニ鎧ノ袖ヲ又ラシケル
太平記四卷北畠
玄惠法印記ト云
元弘元年八月勅使宣旨ヲ帶シテ楠力館へ
行向テ事ノ子細ヲ演ラレケレハ正成弓矢
取身ノ面目何事力是ニ過シト思ケレハ是
非ノ思案ニモ不及先恐ヒテ笠置ヘソ叅ケ

ル主上萬里小路中納藤房卿ヲ以テ被仰ケ
ルハ東夷征罰ノ事正成ヲ被憑思食子細有
テ勅使ヲ被立處ニ時刻ヲ不移馳叅条叡感
不淺處也抑天下草創事如何ナル謀ヲ以テ
勝事ヲ一時ニ決シテ太平ヲ四海ニ可被致
所存ヲ不殘可申ト勅定有ケレハ正成畏テ
申ケルハ東夷近日ノ大逆只天ノ譴ヲ招候
上ハ衰乱ノ弊ニ衆テ天誅ヲ被致ニ何ノ子
細カ候ヘキ夫天下草創ノ功ハ武略ト智謀

トノ二ニテ候若勢ヲ合テ戰ハ、六十餘州ノ兵ヲ集テ武藏相摸兩國ニ對ストモ勝事ヲ得難シ若謀ヲ以テ爭ハ、東夷ノ武力只利ヲ摧キ堅ヲ破ノ内ヲ不出是欺ニ安シテ怖ル、不足所ナリ合戰ノ習ニテ一旦ノ勝負ヲハ必シモ不可被御覽正成一入未生テ有ト被聞召候ハ、聖運遂ニ可被聞ト被思食候ヘト頼シケニ申テ正成ハ河内へ帰ニケリ

播磨國住人村上天皇第七御子具平親王六代苗裔從三位季房カ末孫ニ赤松次郎入道圓心トテ弓矢取ニ無雙ノ勇士有元來其心濶如トメ人ノ下風ニ立ニ事ヲ思サリケレハ此時絶タルヲ繼廢タルヲ興ニ名ヲ顯ニ忠ヲ抽テハヤト思ケルニ此二三年大塔宮ニ屬纏奉テ吉野ナ津河ノ艱難ヲ經ケル圓心カ子息律師則祐令旨ヲ捧テ來レリ披覽スルニ不日ニ揚義兵卒軍勢可令誅罰朝敵

於有其功者恩賞宜依請之由被載委細事書
十七箇條恩裁ヲ被添タリ糸々何レモ家ノ
面目世所望スル事ナレハ圓心不斜悦テ先
當國佐用庄苔繩山ニ城ヲ構テ與力輩ヲ相
招ク其威漸近國ニ振ケレハ國中ノ兵馳集
無程其勢一千餘騎ニ成ニケリ
上野國住人新田小太郎義貞ト申ハ八幡太
郎義家十七代後胤源家嫡流ノ名家也然レ
氏平氏世ヲ執テ四海皆威ニ服スル時節ナ

レハ無力関東ノ催促ニ隨テ金剛山搦手ニ
ソ被向ケル爰ニ如何ナル所存カ出來ニケ
ニ執事船田入道義昌ニ宣ケルハ古ヨリ源
平兩家朝家ニ仕テ平氏世ヲ亂ル時ハ源家
是ヲ鎮メ源氏上ヲ浸ス日ハ平家は是ヲ治ム
義貞不肖也ト云ヘ共當家ノ門楣トメ譜代
弓箭ノ名ヲ汚セリ而ニ今相摸入道行跡ヲ
見ルニ滅亡遠ニ非ス我本國ニ帰テ義兵ヲ
舉先朝ノ宸襟ヲ休奉ラント存スルカ勅命

ヲ蒙ラテハ叶マシ如何メ大塔宮令旨ヲ給
テ此素懷達スヘキト略野伏一人宮御方ハ
叅ケル令ヤ々ト相待處二一日有テ令旨ヲ
捧テ來レリ聞テ是ヲ見ル二令旨ニハアヲ
テ綸旨文章ニ書レタリ其詞云

被綸言稱敷化理萬國者明君德也撥亂鎮四
海者武臣節也頃年之際高時法師一類蔑如
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天誅已顯焉爰為休
累年之宸襟將起一舉之義兵叡感尤深抽賞

何淺早運關東征罰策可致天下靜謐之功者
綸言如此仍執達如件 元弘三年二月十二
日 新田小太郎殿 左少將 綸言ノ文章
家眉目ニ備ツヘキ綸言ナレハ義貞不斜悦
テ本國ヘソ被下ケル 同五月八日卯刻生
品明神ノ御前ニテ旗ヲ舉綸旨ヲ聞テ三度
是ヲ拜シ笠懸野ヘ歩出ラル氏族ニハ略百
五十騎ニハ過サリケリ其日晚景越後國ノ
一族略甲斐信濃源氏共家々ノ旗ヲ指連テ

其勢五千餘騎略中同九日武藏國へ打越給ふ
二紀五左衛門足利殿ノ御子息千壽王殿ヲ
奉具足二百餘騎ニテ馳著是ヨリ上野下野
上總常陸武藏ノ兵共不期ニ集リ不催ニ馳
來テ其日暮程ニ二十萬七千餘騎略中義貞數
箇度ノ戰ニ打勝給ヒ又ト聞ヘシカハ東八
箇國ノ武士共順付事如雲霞関戸ニ一日逼
留存テ軍勢ノ著到ヲ著ラレケルニ六十萬
七千餘騎トソ注セル○去程ニ濱面ノ在家

并稻瀨河ノ東西ニ火ヲ懸タレハ折節濱風
烈ク吹布テ車輪ノ如クナル炎黒煙ノ中ニ
飛散テ十町二十町カ外ニ燃付事同時ニ二
十餘箇所也猛火ノ下ヨリ源氏ノ兵乱入テ
度方ヲ失ヘル敵兵ヲ此彼ニ射伏切伏或引
組テ差違或生捕分捕様々也煙ニ迷ル女童
部共追立ラレテ火中堀底ニ逃倒タル有様
ハ是ヤ此帝親宮ノ戰ニ脩羅眷属共天帝ノ
為ニ被罰テ劔戟ノ上ニ倒伏阿鼻大城ノ罪

人力獄卒ノ槍ニ被驅テ鐵湯ノ底ニ落入覽
毛角ヤト被思知テ語ルニ言ハ更ニナク聞
ニ哀ヲ催テ皆泪ニソ咽ケル去程ニ餘煙四
方ヨリ吹懸テ相摸入道殿ノ屋形ニ近火懸
ケレハ相摸入道殿千餘騎ニテ葛西カ谷ニ
引籠ケレハ諸大將兵共ハ東勝寺ニ充滿夕
リ是ハ代々父祖墳墓ノ地ナレハ爰ニテ兵
共ニ防矢射サセテ心閑ニ自害セシ為ナリ
○去程ニ高重走廻テ早々御自害候ヘ高重

先ヲ仕テ手本ニ見セ進候ハント云終ニ胴
計殘タル鎧脱テ抛ヌテ御前ニ有ケル盃ヲ
以テ舍弟新右衛門ニ酌ヲ取セ三度傾テ撰
津刑部大夫入道道準カ前ニ置キ思指申ソ
是ヲ看ニシ給ヘトテ左小照ニ刀ヲ突立云
略相摸入道モ腹切給ヘハ城入道續テ腹ヲ
切タリケル是ヲ見テ堂上ニ座ヲ列タル一
門他家ノ人々雪ノ如ナル膚ヲ推膚脱推膚
脱腹ヲ切人モ有自頭ヲ搔落人モ有思々ノ

體殊ニ由々敷之ヘニケリ中惣メ其門葉夕
ル人二百八十三人我先ニト腹切テ屋形ニ
火ヲ懸タレハ猛炎昌ニ燃上リ黒煙天ヲ掠
タリ庭上門門ニ並居ケル兵共是ヲ見テ或
腹搔切テ炎ノ中ヘ飛入モ有或父子兄弟差
違ヘ重リ伏スモ有血ハ流テ大地ニ溢レ漫
々トメ洪河ノ如ナレハ尸ハ行路ニ横テ累
々タル郊原ノ如ニ死骸焼テ見ヘ子共後ニ
名字ヲ尋レハ一所ニテ死スル者惣テ八百

七十餘人也其外門葉恩顧ノ者僧俗男女ヲ
不云聞傳ク泉下ニ恩ヲ報スル人世上ニ催
悲者遠國ノ一ハイサ不知鎌倉中ヲ考ルニ
惣テ六千餘人也嗚呼此日何ナル日ソヤ元
弘三年五月廿二日ト申ニ平家九代ノ繁昌
一時滅亡メ源氏多年ノ蟄懷一朝ニ開ル一
ヲ得夕リ大平記十卷北
畠玄惠法印記
責テノ業程淺猿廿ハ阿曾彈正少弼時治大
佛右馬助貞直江馬遠江守佐々安藝守ヲ始

トメ平氏十三人并長崎四郎左衛門尉二階
堂出羽入道道蘊以下関東権勢侍五十尉人
般若寺ニシテ各入道出家シテ律僧ノ形ニ
成リ三衣ヲ肩ニ懸一鉢ヲ手ニ提テ降人ニ
成テソ出タリケル定平朝臣是ヲ請取テ高
手小手ニ誠傳馬ノ鞍坪ニ縛屈メテ數萬ノ
官軍ノ前々ヲ追立サセ白晝ニソ京ニ被帰
ケル平治ニハ悪源太義平平家ニ被生捕テ
首ヲ被刎元暦ニハ内大臣宗盛公源氏ニ被

囚テ大路ヲ被渡是ハ皆戰ニ臨日或ハ敵ニ
被計或ハ自害ニ隙ナクメ心ナラズ敵ノ手
ニ懸リシヲ々ニ今ニ至マテ人口ノ嘲ト成
テ兩家ノ末流是ヲ聞時面ヲ一百年ノ後ニ
令辱況ヤ是ハ敵ニ被謀タルニモ非又自害
ニ隙ナキニモ非ス勢未盡先ニ自黒衣ノ身
ト成テ遁ヌ命ヲ捨カ子テ縲紲面縛ノ有様
前代未聞ノ耻辱也囚人京都ニ着ケレハ皆
黒衣ヲ脱セ法名ヲ元名ニ改テ一人ツ、大

名ニ預ラレ其秋刑ヲ待程ニ禁錮裏ニ起伏
テ思連ル浮世中涙ノ落又隙モナシサ夕カ
ナラ又便ニ付テ鎌倉ノ事共ヲ聞ハ偕老ノ
枕上ニ契ヲ成シ貞女モムクツケタル田
舎人トモニ被棄テ王昭君カ恨ヲ貽シ富貴
ノ臺ノ中ニ冊立シ賢息モ凡下共ノ奴ト成
黄頭郎カ夢ヲナセリ是ヲハセメテ乍憂未
生タリトキケハ猶モ思ノ數十ラス昨日ハ
岐ヲ過今日ハ門ニヤスラフ行客ノ穴哀ヤ

道路ニ袖ヲヒ口午食ヲ乞シ女房ノ倒テ死
シハ誰母也短褐ニ顙ヲ窶シ縁ヲ尋ル旅人
ノ被捕ヲ死セシハ誰親也ト風ニ誥ルヲ聞
時ハ今迄生ケル我身ノ命ヲ憂トソ更ニ誑
夕レケル七月九日阿曾彈正少弼大佛右馬
助江馬遠江守佐々安藝守等長崎四郎左衛
門被此十五人阿彌陀峯ニテ被誅ケリ此君
童祚後諸事政未被行前ニ刑罰ヲ專ニセラ
レシ事ハ非仁政トテ替ニ是ヲ被功シカハ

首ヲ被渡マテノ事ニ及ハス面々尸骸便宜
寺々ニ被送後世普提ヲソ被訪ケルニ階堂
出羽入道道蘊朝敵最一武家補佐タリシカ共
賢文譽兼テヨリ叡聞ニ達セシカハ召仕ル
ヘシトテ死罪ヲ許シ懸命地ニ安堵ノ居タ
リケルカ又隱謀企有トテ同年秋季ニ終ニ
死刑ニ被行ケリ大平記十一卷
善智房記ト云
元弘重二年夏比天下一時ニ評定メ賞罰法令
悉ク公家一統政ニ出シカハ群俗歸風若披

霜啣大塔宮勅答足利高氏僅ニ以大戰功欲
立其志於萬人之上今若乘其勢微不討之取
高時法師逆惡而加高氏威勢上者ナルヘシ
是故二舉兵備武全非臣罪次剃髮事兆前ニ
不鑿機者定テ古ヲ翻サシ欲今逆徒不測滅
テ天下雖屬無事與黨猶隱身伺隙不可有不
侍時此時上無威嚴下心可有暴慢心サレハ
文武二道同立テ可治今世也我若歸剃髮染
衣體捨虎貴猛將威於武全朝家人誰哉夫諸

佛菩薩垂利生方便日有攝受折伏二門其攝
受者作柔和忍辱之貌慈悲為先折伏者現大
勢忿怒形刑罰為宗云清忠此由ヲ奏聞之
レハ主上具二被聞召居大樹位全武備守為
朝家似忘人嘲高氏誅罰事彼不忠何事乎太
平後天下士卒猶抱恐懼心若無罪行罰諸卒
豈成安堵思哉然ハ於大樹任不可有子紬至
高氏誅罰事堅可留其企有聖斷
又雜訞沙汰ノ為ニトテ都芳門左右脇ニ決

斷所ヲ被造其議定人數ニハ才學優長卿相
雲密紀傳明法外記官人ヲ三番ニ分テ一月
ニ六箇度沙汰日ヲソ被定ケル凡事體嚴重
ニ見ヘテ堂々夕リト云比是尚理世安國ノ
政ニ非サリケリ或自内奏訞人蒙勅許ヲ決
斷所ニテ論人ニ理ヲ被付又決斷所ニテ本
主給安堵内奏ヨリ其地ヲ別人ノ恩賞ニ被
行如此錯亂セシ間所領一所ニ四五人ノ給
主付テ國々動亂更無休時

去年五月ニ官軍六波羅ヲ責落シタリシ刻
殿法印手者共京中土藏共ヲ打破テ財寶共
ヲ運取ケル間為鎮粮籍足利殿方ヨリ是ヲ
召捕テ二十餘人六条河原ニ切ソ被懸ケル
其高札ニ大塔宮侯人殿法印良忠カ手者共
於在々所々盡強盜ヲ致ス間所誅也トソ被
書タリ

此二三年宮ニ奉付副致忠待賞御内侯人三
十餘人替ニ被誅之上ハ不及兎角申遂五月

三日宮ヲ直義朝臣方へ被渡ケレハ以數百

騎軍勢路次ヲ警固シ鎌倉へ下シ奉テ二階

堂谷ニ土籠ヲ塗テソ置進ケル

太平記十一卷善智房十

二卷玄惠法印記ト云

尊氏卿細川阿波守和氏ヲ使ニテ一紙ノ奏

狀ヲ被捧タリ其狀曰

參議從三位兼武藏守源朝臣尊氏誠恐誠惶

謹言

請早誅罰義貞朝臣一類致天下泰平狀

右謹考往代列聖德四海無不賞顯其忠罰當其罪若其道違則總雖建草創遂不得守文肆君子所慎庸愚所輕也去元弘之初東蕃武臣恣振逆威頻無朝憲禍亂起于茲國家不獲安爰尊氏以不肖之身麾同志之師自是定死於一途士運倒戈之志卜勝於兩端輩有與議之誠聿振臂致一戰之日得勝於瞬目之中攘敵於京畿之外此時義貞朝臣有忿雞肋之貪心戮鳥便之急謀其罪大而無據連身不獲止軍

起不慮尊氏已於洛陽聞退逆徒之者履虎尾就奠麗義貞始以誅朝敵為名而其實在窮兼却噬猫鬪萑不辭人斯日義貞三戰不得勝屈而欲守城深壁之處尊氏長男義詮為三歲幼稚大將起下野國其威動遠義卒不招馳加義貞囊沙背水之謀一成而大得破敵是則戰雖在他功隱在我而義貞掠上聞貪抽賞忘下愚望大官世殘賊國蠹害也不可不誠之今尊氏再為鎮先亡之餘殃久苦東征之間佞臣在朝

諛口亂真。是偏生於義。負阿黨裏。豈非趙高謀。
內章邯降楚之謂乎。大逆之基。可莫甚於是。兆
前撥亂。武將所全備也。乾臨早被。下勅許誅伐。
彼逆類將致海內之安靜。不堪懇歎。久至尊氏。
誠惶誠恐。謹言。

建武二年十月日

トソ被書々ルケル此奏狀未内覽二七不被
下ケレハ遍ク知人モ無處ニ義貞朝臣是ヲ
傳聞テ同奏狀ヨソ上ケル其詞曰

從四位上行左兵衛督兼播磨守源朝臣義貞
誠惶誠恐謹言

請早誅伐逆臣尊氏直義等。徇天下狀。

右謹案當今聖主經緯天地德光古今。化蓋三
五。所以神武搖鋒。端聖文定。宇宙也。爰有源家
末流之昆弟。尊氏直義。不耻散木之陋質。並蹈
青雲之高官。聽其所功。堪拍掌一咲。太平初山
川震動。略地拉敵。南有正成。西有圓心。加之四
夷蜂起。六軍虎窺。此時尊氏隨東夷。命盡族上。

洛替者官軍乘勝有意免死然猶不決心於一
備相窺運於兩端之處名越尾張守高家於戰
場墜命之後始與義卒軍丹州天誅革命之日
忽乘鷓蚌之弊狀為狼狽之行若夫非義旌約
京高家致死者尊氏獨把鉄鉞當強敵手退而
憶之渠儂忠非彼須羞愧亡卒之遺骸今以功
微爵多頻猜義貞忠義剗暢諛口之舌巧吐浸
潤之譖其想無不一入邪路義貞賜朝敵追罰
綸旨初起于上野者五月八日也尊氏付官軍

殿攻六波羅者同月七日也都鄙相去八百餘
里豈一日中得傳言哉義貞京洛所敵軍破舉
旌之由載干上奏謀言亂真豈禁乎其罪一也
尊氏長男義詮才卒百餘騎勢還入鎌倉者六
月三日也義貞隨百萬騎士立亡凶黨者五月
廿二日也而義詮為三歲幼稚之大將致合戰
之由掠上聞之奈雲泥萬里之差違何足言其
罪二仲時時益等敗北之後尊氏未被勅許自
專京都之法禁誅親王之卒伍非司行法之咎

甚以不淺其罪三兵革後蠻夷未心服本技猶
不堅根之問奉下竹苑於東國已令若柳營于
塞外之處尊氏誇超涯皇澤欲與立僭上無礼
之過無據遁其罪四前亡餘黨總存揚蟻蟪
之日尊氏申賜東八箇國管領不叙用以徃勅
裁養寇堅恩澤害民事利欲違勅悖政之逆行
無甚於焉其罪五天運循環雖無不徃還成敗
歸一統大化傳萬葉偏出于兵部卿親玉智謀
所尊氏構種之讒遂奉陷流刑訖讒臣亂國暴

逆誰不惡之其罪六親王贖刑事為捍侈歸正
而已古武丁放相宮豈非此謂哉而尊氏奸假
宿意於公議外奉若尊體於囹圄中入面獸心
之積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乎其罪七直義劫
相摸次而時行軍旗不戰而退鎭倉之時竊便
者奉誅兵部卿親玉其意偏在將傾國家之端
此事隱雖未達敵聞世之所知遍畧何藏大逆
無道之甚千古未聞此類其罪八斯八逆者乾
坤且所不容其身也若刑措不用者四維方絕

八柱再頌可無益噬臍抑義貞一舉大軍百戰
破堅萬卒不顧死而退逆徒於干戈下得靜謐
於尺寸中而尊氏附驥尾超險雲控彈丸殺籠
鳥大切所建就與綸言所最矣尊氏漸為奪天
威憂義士在朝請誅義貞而義貞頌忠心盡正
義為朝家輕命先勾萌奏罰尊氏國家用捨孰
與理世安民之政矣望請乾臨明照中正加銜
割於昆吾劍可令誅罰尊氏直義以下逆黨等
之由下賜宣旨忽拂拂浮雲擁孽將耀白日之

餘光義貞誠惶誠恐謹言

建武二年十月日

トソ被書夕リケル則諸卿參列メ此事如何
可有ト僉議有ケレ共大臣ハ重祿閉口小臣
憚聞不出言處ニ坊門宰相清忠進出テ被申
ケルハ今兩方表奏ヲ披テ倩案一致之道理
義貞力差申處之尊氏力ハ逆一々ニ其罪不
輕就中兵部卿親王ヲ奉禁殺由初テ達上聞
此一事申處実ナラハ尊氏直義等罪責難道

但以片言折訟事卒爾二出テ制又トモ不可
止暫待東說實否尊氏カ罪科ヲ可被定歟ト
被申ケレハ諸卿皆此儀ニ被同其日議定ハ
終ニケリ懸ル處ニ大塔宮御介始ニ付進給
シ南御方ト申女房鎌倉ヨリ歸上テ事ノ様
有ノ儘ニ奏シ申サセ給ケレハサテハ尊氏
直義力返逆無子細ケリトテ慮更ニ不穩
又四國西國ヨリ足利殿ノ成ル、軍勢催促
御教書トテ數十通進覽又就之諸卿重テ會

議有テ此上ハ非疑處急ニ討手ヲ可被下ト

テ一宮中務卿親王ヲ東國御管領ニ成奉新

田左兵衛督ヲ大將軍ニ定テ國々ノ大名共

ヲソ被添ケル

太平記十四卷
僧正顯信記ト云

抑官軍中ニ知義輕命者雖多事急ナルニ臨

テ大將命ニ替トスル兵無リケルニ遙隔々

ル小山田一人馬ヲ引返メ義貞ヲ奉衆剗我

身跡ニ下テ折死シケル其志ヲ尋レハ僅情

ニ憑テ百年ノ身ヲ捨ケル也去年義貞西國

ノ打手ヲ兼テ播磨ニ下著シ給時兵多メ糧
乏若軍ニ法ヲ法ヲ置スハ諸卒糧籍不可絶
トテ一粒ヲモ刈採民屋一ヲモ追捕シタラ
ニスル者ハ速可被誅之由ヲ大札ニ書テ道
辻々ニソ被立テル依之農民耕作ヲ棄ス高
人賣買ヲ快シケル處ニ此高家敵陣ノ近隣
ニ行テ青麥ヲ折刈テ棄鞍ニ負セテソ歸ケ
ル時ノ侍所長濱六郎左衛門尉是ヲ見直ニ
高家ヲ召寄無力法下ナレハ是ヲ誅セシト

ス義貞圍給テ推量スルニ此若青麥ニ替身
ト思シヤ此所敵陣ナレハト思誤ケルカ然
スハ兵糧ニ術尽テ法ノ重ヲ忘タルカノ間
也何様彼役所ヲ見ヨトテ使者ヲ遣シテ被
點檢ケレハ馬物具類ニ有テ食物ノ類ハ一
粒モ無ケリ使者歸テ此由ヲ申ケレハ義貞
大ニ耻タル氣色ニテ高家カ犯法事ハ戦為
ニ罪ヲ忘タルニ何様士卒先メ疲タルハ大
將ノ耻ナリ勇士ヲハ不可失法ヲハ勿亂

トテ田土ニハ小袖ニ重與テ高家ニハ兵糧
十石相副テ色代メソ歸サレケル高家此情
ヲ感シテ忠義彌染心ケレハ此時大將替命
忽ニ打死ヲハシタル也太平記十六卷
善智房記ト云
越後守義顯并一族三人其外宗徒首セヲ持
セ春宮ヲハ張輿ニ乘進テ京都へ還シ上セ
奉ル諸大將事體皆美々敷ソ見タリケル越
後守義顯首ヲハ大路ヲ渡テ獄門ニ被懸新
帝御即位初ヨリ三年間ハ天下刑ヲ不行法

也未河原御襪大掌會モ不被遂行先ニ首ヲ
被渡事ハ如何アルヘカラシ先帝重祚初規
矩掃部助高政系田左近將監負吉カ首ヲ被
渡タリシモ不吉例トコソ覺ユレト諸人竟
見共有ケレトモ是ハ朝敵ノ棟梁義貞長男
ナレハトテ終ニ大路ヲ被渡ケリ春宮京都
へ還御成ケレハ艦テ樓ノ御所ヲ拵ヘテ奉
押籠太平記十八卷
玄憲法印記ト云
應曆元年未此比殊ニ時ヲ得テ榮耀人目ヲ

驚ニケル佐々木佐渡判官入道道譽カ一族
若黨共例ノハサラニ風流ヲ盡メ西郊東郭
鷹狩メ歸ケルカ妙法院御前ヲ折過トテ跡
ニサカリタル下部共ニ南庭紅葉枝ヲ折
セケル時節門主御簾内ヨリモ暮ナントス
ル秋氣色ヲ御覽セラレテ霜葉紅於二月花
ナリト風詠閑吟メ興セサセ給ケルカ色殊
ナル紅葉下枝ヲ不得心ナル下部共カ引折
ケルヲ御覽セラレテ人ヤアルアレ制セヨ

ト仰テレケル間坊官一人庭ニ立出テ誰十
レハ御所中ノ紅葉ヲハサヤウニ折フト制
レケレ共敢テ不羨引結句御所トハ何ソカ
タハテイタノ言ヤナント嘲哂メ彌尚大十
ル枝ヲ引折ケル折節御門徒ノ山法師アヤ
夕宿直ニテ候ケルカ悪ヒ奴原カ狼籍哉ト
テ持タル紅葉ノ枝ヲ奪取散々ニ打擲メ門
ヨリ外へ追出ス道譽聞之何ナル内主ニテ
モヲハセヨ此比道譽カ内者ニ向テ左様ノ

事ヲ翔ン者ハ覺又物ヲト念テ自ラ三百餘
騎勢ヲ率ニ妙法院ノ御所へ押寄テ則火ヲ
ソ懸タリケル折節風烈ク吹テ餘煙十方覆
ケレハ建仁寺輪藏岡山塔并塔頭瑞光庵同
時ニ皆燒上ル門主ハ御行法最中ニテ持佛
堂ニ御座有ケルカ御心早ク後小門ヨリ徒
既ニテ光堂ノ中へ逃入セ給ケルヲ道譽カ
子息源三判官走懸テ打擲ニ奉ル其外出世
坊官兒侍法師共方々へ逃散ス夜中事ナレ

ハ時ノ聲京白河ニ響渡ツ、兵火四方ニ吹
覆在京武士共オハ何事ソト遽騷テ上下ニ
馳違事由ヲ聞定テ後ニ馳歸リケル人毎ニ
アトアサマシヤ前代未聞惡行哉山門嗷訃
今ニ有ナント云又人コソ無ケレ山門衆徒
此事ヲ聞テ古ヨリ今ニ至マテ喧嘩不慮ニ
出来ル事多トイヘ氏未門立貫頂ノ御所ヲ
燒拂出世坊官ヲ面縛スル程事ヲ不聞早ク
道譽秀綱ヲ給テ死罪ニ可行由ヲ公家へ奏

聞シ武家ニ觸訶此門立ト申モ正キ仙院ノ
連枝ニテ御座アレハ道譽カ翔無念事ニ憤
思召テアワレ斬罪流刑ニモ行セハヤト思
呂ケレ尺公家ノ御計トシテハ難叶時節ナ
レハ無カ武家へ被仰處ニ將軍モ左兵衛督
モ飽マテ道譽ヲ被畏負ケル間山門ハ理訶
ニモ疲テ歎狀徒ニ積リ道譽ハ法禁ヲ輕ノ
奢侈彌恣ニス依之傲儀ノ若輩大宮八王子
ノ神輿ヲ中堂へ上奉テ鳳闕へ入レ奉ント

僉儀ス則諸院諸堂講筵ヲ打停御願ヲ停廢
シ末寺末社門戸ヲ閉テ祭礼ヲ打止山門ノ
安否天下ノ大事此時ニアリト見ヘタリ
ケリ武家モサスカ山門傲訶難黙止覺ケレ
ハ道譽カ事死罪一等ヲ減メ遠流ニ可被處
欵ト奏聞シケレハ則院宣ヲ成レ山門ヲナ
タメラル前々ナテハ衆徒ノ傲訶ハ是ニハ
惣テ休ルマシカリシカ共時節ニコソヨレ
丑刑其一ヲ以テ山門ニ理ヲ付ラル、上ハ

神訶眉目ヲ開クルニ似タリト宿老是ヲ省
テ四月十二日ニ三社神輿ヲ御歸座成ニ奉
テ同二十五日道譽秀綱カ配所事定テ上總
國山部郡へ流サル道譽近江ノ國分寺迄若
黨三百餘騎打送ノ為ニトテ前後ニ相順其
輩悉猿皮ヲウフホニカケ猿皮ノ腰當ヲノ
手毎ニ鶯籠ヲ持セ道々ニ酒肴ヲ設テ宿々
ニ傾城ヲ弄事體尋常流人ニハ替リ美々敷
ソ見ヘタリケル是モ只公家ノ成敗ヲ輕忽

シ山門ノ鬱陶ヲ嘲哂シタル翔也云太平記

多武峯ニテ
記スルト云

九月三日ハ故伏見院御忌日也略中松明ヲ秉
テ還御ナル夜ハサシモ深サルニ御車東洞
院ヲ登ニ五條邊ヲ過サセ給フ斯處ニ土岐
彈正少弼頼遠ニ階堂下野判官行春今比叡
馬場ニテ笠懸射テ芝居ノ大酒ニ時尅ヲ移
是モ夜深テ歸ケルカ無端樋口東洞院辻ニ
テ御幸ニソ叅リ合ケル召次御前ニ走散テ

何者ソ狼籍也下候へトソ咄ケル下野判官
行春ハ是ヲ聞テ御幸也ケリト心得テ自馬
飛下傍ニ畏土岐彈正少弼頼遠ハ御幸モ不
知ケルニヤ此比時ヲ得テ世ヲモ不恐心ノ
終ニ行跡ケレハ馬ヲカケ居テ此比洛中ニ
テ頼遠ナトヲ下ヌヘキ者ハ覺ヌ者ヲ云ハ
如何ナル馬鹿者ソ一ニ奴原墓目負セテ
クレヨト言ケレハ前駈御隨身馳散テ聲々
ニ如何ナル田舎人ナレハ加様ニ狼籍ヲハ

行跡ソ院ノ御幸ニテ右ソト呼ケレハ頼遠
醉狂気ヤ萌シケレ是ヲ聞テカウクト打笑
何院ト云カ大ト云カ大ナラハ射テ落サレ
ト云儘ニ御車ヲ真中ニ取籠テ馬ヲ懸寄追
物射ニコソ射タリケレハ竹林院中納言公
重卿御後ニ被ホケルカ衛府太刀ヲ拔馳寄
懸ル淺様キ狼籍コソナケレ御車ヲトク懸
破テ仕レト被下知ケレ氏牛ノ鞆被切テ着
木モ折レ牛童共モ散々ニ成行供奉ノ御相

雲客七皆打落サレテ御車ニ當ル矢ヲ夕ニ
防進スル人モナシ下簾皆撻落サレ三十輻
モ少々折ニケレハ御車ハ路頭ニ顛倒ス淺
猿ト云モ疎也上皇ハ只御夢心地座テ何ト
モ思召分タル方モ無リケレヲ公重卿御前
ニ叅ラレ略中其比ハ直義朝臣尊氏卿ノ政務
ニ代テ天下ノ權柄ヲ執給シカハ此事ヲ傳
承テ異朝ニモ未此類ヲ不聞増テ本朝ニ於
テハ曾テ耳目ニモ不觸不思議也其罪ヲ論

スルニ三族ニ行テモ尚不足五刑ニ下テモ
何ヲ當テシ直ニ彼輩ヲ召出シテ車裂ニヤ
スル醜ニヤスヘキト夫ニ驚嘆申サレケリ
頼遠モ行春モ角テハ事悪カリナント思ケ
レハ皆凶カ本國ヘヲ逃下ケル此上ハトテ
臆討手ヲ差下シ可被退治ト評定一決シタ
リケレハ下野判官ハ不叶トヤ思ケシ頸ヲ
延テ上洛シ無咎由ヲ様々陳シ申ケル間事
ノ次第委細ニ乳明有テ行春ヲハ罪輕ニ依

死罪ヲ被者讚岐國ヘシ被流ケル土岐頼遠
ハ彌罪科遁ル所無ケレハ美濃國ニ楯籠テ
謀反ヲ起サント相議シテ便宜知音一族共
ヲ招寄ト聞ヘシカハ急討キテ差下シ可被
退治トテ先甥ノ刑部大輔頼康ヲ始トメ宗
徒ノ一族共ニ御教書ヲ被成下シカハ頼遠
謀反モ不事行角テハ如何ト思案メ潛ニ都
ヘ上夢窓國師ヲシ憑ケル夢窓ハ此比天下
ノ大善知識ニテ公穿武穿崇敬類無シカハ

サリ共ト被憑仰シカ共左兵衛督是程ノ大
逆ヲ緩ク閣ハ向後積習タルヘシ而共御口
入難點止ケレハ無力其身ヲハ被誅テ子孫
ノ安堵ヲ可全ト返事被申頼遠ヲハ侍所細
川陸奥守顯氏ニ被渡テ六條河原ニテ終ニ
被刎首ケリ

太平記二十三卷備後
三郎高德入道記ト云

前代相摸守ノ天下ヲ成敗セシ時諸國ノ守
護大犯三箇條ノ檢断ノ外ハ綺フ事ナカリ
シニ今ハ大小ノ事共ニ只守護ノ計ヒニテ

一國ノ成敗雅意ニ任スレハ地頭御家人ヲ
即從ノ如クニ召仕ヒ寺社本所ノ所領ヲ兵
糧料所トテ押ヘテ管領ス其權威只古ノ六
波羅九州ノ探題ノ如シ太平記三十三卷
多武峯ノ記ト云
兼久ヨリ已降武家代々天下ヲ治シ事ハ評
定末席ニ列テ兼置シ事ナレハ少々耳ニ留
ル事モ侍ルヤラシ夫天下久武家世ト成シ
カハ尺地モ其有二非ト云事ナク一家モ其
民ニ非ト云所無リシカ共武威ヲ專ニセサ

ルニ依テ地頭敢テ領家ヲ不侮守護曾テ檢
斷外ニ不綺斯シカ共尚成敗ヲ正セシ為ニ
貞應ニ武藏前司入道日本國大田文ヲ作テ
庄郷ヲ分テ貞永ニ五十一箇條ノ式目ヲ定
テ裁計ニ不滯サレハ上敢テ不破法下又不
犯禁世治民直ナリシカ共我朝ハ神國權柄
武士手ニ入玉道仁政裁斷夷狄ノ睥ニ懸シ
ヲ社數キシカサレ共上代ニハ世ヲ治ント
思志深カリケルニヤ泰時朝臣在京時明慧

上人ニ相看メ法談ノ次ニ被仰ケルハ如何
レテカ天下ヲ治人民ヲ安シ候ヘキト被申
ケレハ上人宜ク良医能脉ヲ取テ其病ノ根
源ヲ知テ藥ヲ與ヘ灸ヲ加レハ病自少愈ル
様ニ國ヲ亂ル源ヲ能知テ可治給亂世根源
ハ只欲ヲ為本欲心變メ一切萬般ノ禍ト成
ト宣フ泰時云我雖存此旨人々無欲ニ成シ
事難シト宜ヘハ上人云太守一人無欲ニナ
ラシ事ヲ思給ハ、萬人自然ニ欲心薄成ヘ

シ人欲心深ク訴来ラハ我欲ノ直ラヌ故ヲ
ト我ヲ耻シメ可給古人云其身直ナレハ影
不曲其政正ニメ國亂ルトナシト云々又云
君子居其室其言ヲ出ス丁善ナル則千里外
皆應之善ト云ハ無欲也傳聞周文王ノ時一
國民畔ヲ讓ルモ文王一人徳諸國ニ及ス故
萬人皆ヤサレキ心ニ成レ也畔ヲ讓ト云ハ
我田境ヲハ人方ヘ讓與レ尺假リニモ人地
ヲ掠取丁ハ十カリケリ今程ノ人心ニハ違

タリ其比他國ヨリ為訥詔此周國ヲ通トテ
此有様ヲ道畔ニテ見テ我欲深事ヲ耻テ路
ヨリ歸ケリサレハ文王我國ヲ收ルノ二十
ラス他國マテ德ヲ施スモ只此一人無欲ニ
依テナリ剩此德滿テ天下一統メ百年ノ齡
ヲ持キ太守一人ノ欲ニ成給ハ、天下皆カ
ルヘシト宣ケレハ秦時深ク信メ又義時
頓死メ讓狀無リ時身朝時重時以下ニ宗徒
ノ所領ヲ與テ秦時ハ三四番メノ末子分限

程少取テレケレ共今迄ハ聊不足ナル丁丁
シ如此萬ツ小欲ニ振舞故ニヤ天下隨日治
諸國逐年豐也キ此太守前ニ訥詔人來レハ
ツク々ト兩人ノ顔ヲ守テ云秦時天下ノ政
ヲ司テ人心ニ虧曲ナキ丁丁存ス然ハ廉直
ノ中ニ無論一方ハ定テ虧曲ナルヘシ何日
兩方證文ヲ持テ來ルヘシ虧謀ノ人ニ於テ
ハ忽ニ罪科ニ可申行虧智者一人國ニアレ
ハ萬人禍ト成天下ノ敵何事カ如之疾々可

歸給トテ被立ケリ此體ヲ見ルニ僻事アラ
ハ臆テイカトル目ニモ可逢トテ各帰テ後
兩方談合メ或ハ和談ニ或僻事方ハ私ニ負
テ論所ヲ去渡ニケル凡無欲ナル人ヲハ賞
ニ欲深キ者ヲハ耻ニメ給ニカハ人ノ物ヲ
掠取ニトスル者ハ無リケリサレハ寛喜元
年ニ天下飢饉時借書ヲ調判形ヲ加ヘテ富
祐者ノ米ヲ借ルニ泰時法ヲ被置ケルハ米
年世立直ラハ本物計ヲ借主ニ可返納利分

ハ我漆テ返スヘシト被定テ面々ノ狀ヲ被
取置ケリ所領ヲモ持タル人ニハ約束ノ本
物ヲ返サセ自我方漆利分慥ニ返ニ遣サレ
ケリ貪者ニハ皆免メ我領内米ニテソ主ニ
ハ慥ニ被返ケル左様ノ米ハ家中ニ每事行
儉約一切ノ質物共モ古物ヲ用フ衣裳モ新
キヲハ不着烏帽子ヲ夕ニ古キヲツクロハ
セテ著ニ給フ夜ハ燈十夕昼ハ一食ヲ止メ
酒宴遊覽ノ儀十夕此費ヲ補給ケリ仍一度

食スルニ士来レハ不終ニ急キ是ニアヒハ
度梳ニモ訶来レハ先是夕キク一寢一休是
ヲ不安ト人ノ愁ヲ懷ヲ待ンコトヲ恐ル進
テハ萬人ヲ撫ン事ヲ訶リ退テハ一身ニ失
アラントヲ取然ルニ太守誓去ノ後替父母
失兄弟トスル訶諭出衆テ人倫ノ孝行日ニ
添テ衰ヘ羊ニ隨テソ麩タル一人正ケレハ
萬人夫レニ隨フコト分明也然間猶モ遠國ノ
守護國司地頭御家人如何ナル無道猛惡者

百テカ人所領ヲ押領シ人民百姓ヲ惱スラ
ン自諸國ヲ巡テ是ヲ不聞ハ叶マシトテ西
明寺時頼禪門密ニ貌ヲ窺テ六十餘州ヲ修
行シ給ニ或時撰津國難波浦ニ行到又鹽汲
海土業共ヲ見給ニ身ヲ安メハ一日モ叶マ
シキ理ヲ彌感メ既ニ日昏ケレハ荒タル家
垣間マハラニ軒傾テ時雨七月モサコソ漏
ラメト見ヘタルニ立寄テ宿ヲ借給ケルニ
内ヨリ羊老タル尼公一人出テ宿ヲ可奉借

事ハ安ケレ共藻鹽草ナラテハ敷物モナク
磯菜ヨリ外ハ可進物モ侍ラ子ハ中々宿ヲ
借奉テモ甲斐ナシト侘ケルヲサリトテハ
日モハヤ暮ハテ又又可問里モ遠ケレハ枉
テ一夜ヲ明ニ侍ント兔角云侘テ留リ又旅
寢ノ床ニ秋深テ浦風寒成終ニ折燒葦ノ通
夜臥侘テコソ明ニケレ朝ニ成ヌレハ主ノ
尼公手ツカラ飯匙取音メ椎葉折敷タル上
ニ餉盛テ持出來タリ甲斐ニ敷ハ見ヘ十カ

ヲ懸ル態ナシトニ馴タル人共見ヘ子ハ不
審ニ覺テ十トヤ御内ニ被召仕人ハ候ハ又
ヤラント問給ヘハ尼公泣々サ候ヘハゴソ
我ハ親ノ讓ヲ得テ此所一分ノ領主ニテ候
レカ夫ニモ後レ子ニモ別レテ便十キ身ト
成ハテ候レ後惣領某ト申者関東奉公ノ權
威ヲ以テ重代相傳ノ所帶ヲ押取テ候ヘ凡
京鎌倉ニ參テ可訶訟申代官モ候ハ子ハ此
二十餘年貧窮孤獨ノ身ト成テ麻衣ノ淺猿

ク垣表ノ柴ノシハ々々七十カラウヘキ心地
侍ヲ子ハ袖ノミ濡ル露身ノ消又程トテ世
ヲ渡ル朝食ノ烟ノ心細サ只推量給ヘト委
ク是ヲ語テ涙ニノミソ咽ヒケル斗藪聖熟
々ト是ヲ聞テ餘ニ哀ニ覺テ篋中ヨリ小硯
取出シ卓ノ上ニ立タリケル位牌裏ニ一首
ノ歌ヲソ被書ケル 難波瀉鹽于ニ遠キ月
影ノ又元ノ江ニスマサラメヤハ 禪門諸
國斗藪畢テ鎌倉ニ歸給フト均ク此位牌押

領セシ地頭カ所帶ヲ没收シテ尼公カ本領
上ニ副テソ是ヲ給タリケル此外到所トト
二人ノ善惡ヲ尋聞テ委ク注シ付ラレシカ
ハ善人ニハ賞ヲ與ヘ惡者ニハ罰ヲ加ラレ
ケル事不可勝計サレハ國ニハ守護國司所
ニハ地頭領家有威不驕隱テモ僻事ヲセス
世歸淳素民家々豊也後最勝園寺貞時モ追
先繼又修行シ給シニ其比久我内大臣仙洞
ノ叡慮ニ違給テ領家悉被没收給シカハ城

南ノ茅宮ニ閑寂ヲ耕テ隱居ニ給ケル貞時
斗藪ノ次ニ彼故宮有様ヲ見給テ何ナル人
ノ摠墀ニテカアルヲント事尚給處ニ諸大
夫ト覺シキ人立出テシカシカト答ケル貞
時具ニ聞テ御罪科差タル事ニテモ候ハス
其上大家一跡此時斷絶セシト無勿躰候十
ト関東様へハ御歎候ハ又ヤラント此修行
者申ケレハ諸大夫サ候へハコソ此御所ノ
御様昔ヒレテ加様ノト申セハ云事ヤ可有

我身ノ無咎由ニ関東へ歎カハ仙洞ノ御誤
ヲ舉ニ似タリ縦一家此時亡フ共争テ臣ト
メ君ノ非ヲ可舉奉無刀時刻到來歎カ又所
ソト被仰候間御家門滅亡此時ニテ候ト詔
リケレハ修行者感涙ヲ押へテ立帰ニケリ
誰ト云事ヲ不知関東歸居後最前ニ此事ヲ
有儘ニ被申シカハ仙洞大ニ有御耻久我舊
領悉早速ニ被還付ケリサテコソ此修行者
ハ貞時ト被知ケル一日二日ノ程ナレ氏旅

二過タル哀ハナシ况ヤ煙霞萬里ノ道未想
像々ニ憂物ヲ深山路ニ行暮テハ苔筵ニ露
ヲ敷遠野原ヲ分侘テハ草ノ枕ニ霜ヲ結喚
渡口船立失山頭路帰ル煙蓑雨笠破草鞋底
都ヘテ故郷ヲ思フ愁ナラスト云ナシ豈
天下主トメ身富貴ニ居スル人好テ諸國可
修行哉只身安樂ニ誇テハ世難治事ヲ知故
二三年ノ間只一人山川ヲ斗藪ニ給ケル心
ノ内コソ難有ケレ又報光寺最勝園寺二代

相州ニ仕ヘテ引付ノ人数ニ列ケル青砥左
衛門ト云者アリ數十箇所ノ所領ヲ知行メ
財宝豊ナリケレ氏衣裳ニハ細布ノ直衣布
大口飯ノ菜ニハ焼タル鹽子タル奠一ツヨ
リ外ハセサリケリ出仕時ハ木鞘卷ノ刀差
木太刀ヲ持セケルカ叙爵後ハ此太刀ニ弦
袋ヲ付タリケル加揉ニ我身為ニハ聊モ過
差ナルトヲセヌノ公方事ニハ千金萬玉ヲ
モ不惜又飢タル乞食疲レタル訴訟人十ト

ヲ見テハ分ニ隨ヒ品ニ依テ糸錢絹布ノ類
ヲ与ヘケレハ佛菩薩悲願ニ均キ慈悲ニテ
ソ在ケル或時德宗領ニ沙汰出來テ地下公
文ト相摸守ト訶陳ニ番フ事アリ理非懸墮
メ公文カ申處道理也ケレ氏奉行頭人評定
衆皆德宗領ニ憚テ公文ヲ負シケルヲ青砥
左衛門只一人權門ニモ不恐理ノ當處ヲ具
申立テ遂ニ相摸守ヲソ負シケル公文不慮
ニ得利メ所帶ニ穿堵シタリケルカ其恩ヲ

報セシトヤ思ヒケシ錢ヲ三百貫俵ニ糞テ
後ノ山ヨリ潜ニ青砥左衛門カ坪内ヘソ入
レタリケル青砥左衛門是ヲ見テ大ニ念リ
沙汰ノ理非ヲ申ツルハ相摸殿ヲ奉思故也
全地下ノ公文ヲ引クニ非ス若引出物ヲ取
ヘクハ上ノ御惡名ヲ申留スレハ相摸殿ヨ
リゴソ悅ヲハシ給フヘケレ沙汰ニ勝タル
公文カ引出物ヲスヘキ様ナシトテ一錢ヲ
モ遂ニ不用廻ニ遠キ田舎ニテ持送セテソ

返シケル略中加様ニ無私處神慮ニヤ通シケ
ニ或時相摸守鶴正八幡宮ニ通夜ニ給ケル
曉夢ニ衣冠正シクシタル老翁一人枕ニ立
テ政道ヲ正クメ世ヲ久ク保タント思ハ、
心私十ク理ニ不暗耆砥左衛門ヲ賞翫スヘ
シト慥ニ被示ト覺ヘテ夢忽ニ覺テケリ相
摸守夙ニ帰近國ノ大庄八箇所自筆ニ補任
ヲ書テ耆砥左衛門ニソ給タリケル耆砥左
衛門補任ヲ啓キ見テ大驚キ是ハ今何事ニ

三萬貫ニ及フ大庄給リ候ヤラント問奉ケ
レハ夢想ニ依テ先且充行也ト答給フ耆砥
左衛門顔ヲ振テサテハ一所ヲモ丑コソ賜
候マシケレ且ハ御意通モ歎入テ存候物定
ナキ喻ニモ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トコソ
金剛經ニモ説レテ候ヘ若某カ首ヲ刎ヨト
云夢ヲ被御覽候ハ、無咎共如夢被行候ハ
ニスル歛報國忠薄メ超涯賞ヲ蒙ル事是ニ
過タル國賊ヤ候ヘキトテ則補任ヲソ返シ

進セケル自餘ノ奉行共カ加様ノ一ヲ聞テ
已ヲ耻シ問是マテノ賢才ハ無リシカ氏聊
モ背理耽賄賂事ヲセス是ヲ以テ平氏相列
八代マテ天下ヲ保シ者也夫政道ノ為ニ讎
ナルハ無礼不忠邪欲功誇大酒遊宴拔拵羅
頰城雙六博奕剛縁内奏サテハ不直ノ奉行
也治シ世ニハ是ヲ以テ誡トセシニ今代ノ
為體皆是ヲ肝要トス我コソ惡カラメ些礼
義ヲモ振舞極信ヲモ立ル人ヲハアヲ見ラ

レスノ延喜式ヤアヲ氣諾ノ色代ヤトテ曰
ヲ引仰ニ倒笑ヒ輕謾ス是ハ只一ノ直ナル
猿カ九ノ鼻缺猿ニ笑レテ逃去ケルニ不異
略中三人共ニカラクト笑ケルカ晨朝ニモ成
ケレハ夜モ已ニ朱ノ瑞籬ヲ立出テ歸リケ
リ以是案スルニ懸ル亂世ノ問モ又静ナル
一モヤト憑ヲ殘ス計ニテ賴意ハ歸給ニケ
ル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likely a list or record,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ursive style (sōsho) and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omewhat fad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precisely, but appear to be organized in a structured manner, possibly representing names, titles, or dates.

